

燕大往事與故人

謝扶雅

引言

民國紀元以後，西方基督教各差會（Mission Board）紛紛將其在華的高等學堂提高程度，及與別些學校合併而成立大學。民十以還，國內各地區十三間教會大學，因國民政府收回教育權，皆改由華人出任校長，並設置校董會，向政府立案；同時在美國也產生了一個叫做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of the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的組織。但是天主教大學如上海的震旦，北平的輔仁等皆不在其內，到中共佔據大陸各教會大學皆被封閉為止，三十多年來，這些大學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濟濟，對中國文化及其它方面所貢獻之鉅大，是值得史家予以大書特書的！

我曾在這十三間基督教大學之中，先後任教三間——嶺南、東吳、金陵；並亦幾乎到了燕京大學去教書，爲了我在燕大的好友甚多，或同道（宗教信仰），或同行（哲學），或同志（在基督教學生運動上），因而不免彼此援引。燕大位於北平西郊，與清華大學毗鄰相處。我有幾個嶺

南大學的畢業生，到燕大去讀碩士學位，順便也註冊清華，而獲得這兩間大學的雙料碩士。我於抗戰前在嶺大教書時，有好幾個暑假到華北去開會，特別是，舉行基督教文字工作會議，每寄寓在燕大的校園。燕大司徒雷登校長之名爲中外一般所熟習。收回教育權後，改聘了一位前清翰林庶吉士的吳雷川充任校長，而司徒以校務長自居。但爲司徒雷登在國外捐募校款的關係，對外特別是對美國，他仍沿用President的名義，而對吳雷川「校長」的英文名稱則作Chancellor。這在十三間教會大學之中爲燕大特有的一個名堂。

趙紫宸與劉廷芳

燕大的第二號「頭目」是劉廷芳。他於燕大初成立時，爲司徒雷登所特邀來同辦這所高等學府。一時無人不知劉廷芳是司徒校長的繼承人。然因廷芳才大志大胃口亦大，他在校外長袖善舞，在女師大任教心理學，並長心理學研究所。他曾爲孫中山喪葬時主持宗教儀式，亦與北大的一些名教授如胡適之等常相過從。他在校內獨力創辦宗教性的刊物，竟能拉得「非宗教」的胡適

之給他寫稿，謝冰心也是。廷芳是美國有名的紐約協和神學院博士，亦曾受按立爲牧師，所以燕大設宗教學院時，他實至名歸的充任院長是理所當然的。然他爲了校外的職務和工作太多，不願以燕大宗教學院院長綁繫其身，或亦尚有其它隱衷，所以到江南的東吳大學拉了一位同業同心而年紀比自己大四歲的趙紫宸教授來代他繼長院務。

在燕大我所認識諸教授之中，要以趙紫宸爲最早，我由紫宸而才結識廷芳，故在本文中，必先於劉廷芳而列趙紫宸之名爲第一。我自民七（一九一八）開始工作於滬上，近水樓台，便交結了在蘇州「東吳大學堂」的紫宸。我們是同道，更是詩友，鬥韻唱和二十年，直到他於民三十（一九四一）冬節被逮捕關入日本在北平的憲兵司令部監牢的前刻，在燕東園沉吟步和我在粵北曲江（戰時廣東省府所在）寄去的「五十自壽八律」爲止。在我四、五十年輾轉走難遷徙漂泊之中，迄猶保存在我手邊，可知我們兩人的情誼爲何如了！紫宸長燕大宗教學院二十餘年直至中共柄政，厲行清算，亦被波及，而隨燕大全校以同

歸於盡。他所歷年培育和提拔起來的許多高材生，神學士、碩士、博士，大致也隨老師而蒙「美帝」走狗的惡名，一一遭坦白、交心，而無從在宗教本業上用其所學了！紫宸本人則早陸續著作刊行了有關基督教的專書和論評，約有十之八、九，迄尚得保藏於外國的中文圖書館內，為我國留學生們取作各級學位畢業論文的大好參考資料。

趙劉兩人在近代中國基督教事業上所效的貢獻，不勝縷述。他們在基督教會宗派中都是開明自由分子，在二十年代國內出現「非宗教大同盟」及「反基督教運動」的浪潮中，作了護教的忠靈之士，並大力推進中國教會的本色化，以免被外教人非議為「洋教」，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上海開了一個全國基督教代表大會，事前由廷芳、紫宸，及另一女信徒共三人的「宣言組」，起草大會宣言，宣布將國中兩三百個宗派聯合組成「中華基督教全國協進會」。在最後一天的大會中，劉廷芳登台作獅子吼的演講，結語謂：「我們同意相異，決心相愛」(We agree to differ, but resolute to love)。全場鼓掌歡呼，全國協進會才告產生。這是中國「教會合一」的偉大表現！協進會成立廿八年後，中共政權迫令改組為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悉聽中共管制指揮，全然喪失了宗教自由的真正精神。

燕大第二任校長為理學院長陸志韋博士，他是廷芳的妹夫，生物學專家。廷芳另一妹夫為徐淑希博士，他是政治學教授，後離燕大而供職國

府外交界，最後以駐加拿大的大使退休。廷芳在抗戰中期亦離北平而至大後方工作，旋被選為立法院委員。勝利復員後他因鼻癌赴美治療無效，客死新墨西哥州。

張東蓀、徐寶謙、洪業

燕大雖屬一間教會大學，但教職員中亦有不信基督教的，哲學系主任教授張東蓀可為代表之一。我認識東蓀亦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那時他在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學燈」副刊，我因留東同學李石岑（上海商務書館東方雜誌主編）之介，而會晤東蓀。迨我留美歸國，南下羊城，東蓀已由滬北上。燕大待遇優厚，不似當時國立或別些私立大學常常發不出薪水。燕大主任教授的住宅寬敞而又華麗，但東蓀住城內，租一宅亦甚大，藏中西書籍數萬冊，西方每一哲學書新出版，他必爭先購讀。猶記我於民廿四之暑期訪他於北平寓所時，他即示我以當年甫告出梓之德哲虎本特著「現象學」英譯本。東蓀素非一基督徒（他原是留東佛敎大學），亦非留美，純然以哲學知名之士而贏得燕大當局之知遇而禮聘，奈於日軍發動太平洋戰事（一九四一）封閉燕大的時候，竟被連同那些與美國教會有深遠淵源之燕大教職員一併逮繫於日本憲兵司令部！東蓀又適與紫宸同坐一牢，嘗以頭擊壁圖自殺，為紫宸所苦勸，並曉以基督福音，及上主旨意。東蓀一度允於出獄後皈依基督。兩人相約於獲釋後各寫專書以表達苦難中的感懷與心得。紫宸後撰「基督教進解」一書，東蓀為之序文，聲稱：「今世上不

公平，無正義的惡象熾行，紫宸若能率一班信徒與之作戰，我必追隨」云云。東蓀則自著「理性與民主」，「知識社會學」等書。抗戰勝利後東蓀徇其老友張君勸之請，共相斡旋國共之爭，毫無效果，乃再返燕大執教鞭，至中共陷平，燕大停閉為止。

東蓀、紫宸、廷芳皆適與我同為浙人，而又一燕大哲學宗教學教授徐寶謙，更與我為紹興小同鄉。他常自稱除自己賢妻外，有兩個愛人，一為文字工作，一為鄉村建設。他於留美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後，在燕大宗教學院坐擁臯比，人皆羨之，但他竟於任教兩年後，棄講座而投入江西黎川窮縣，去幹一個小實驗區的工作，終以一年後遇到種種困難，無法展開自己抱負而告辭退。旋又獲與另一「愛人」文字事業相結合，到大後方的成都，從事基督教名著的譯業。不幸於一九四三年，在渝蓉公路上，因公又因讓給一女客自己的好車位，而遭車覆殉身。其追從基督耶穌之愛與犧牲精神，為同輩中皆所不及。我曾寫過兩長文去悼念他，茲不更贅。此外我有一位廣東好友簡又文，是有名的太平天國史專家。他於民十二（一九二三）自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卸職後，亦曾北上至燕大宗教學院任教一年。我們也皆為文字之交。不過，為了他在燕大的時期極為短暫，本文就略過不多述了。

以上我所締交的燕大諸名教授，都已先後名登鬼錄，却另有一位文史名家，終身供職燕大史學系主任的洪煨蓮（名業）教授，至今碩果僅存，壽逾八秩，並猶列名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

社的研究教授，而優遊於康橋（屬大波士頓）寓所。我與煨蓮前在國內既不相識，今雖同旅新大陸，却亦一面緣慳；然因同為許多好友的友人，所以可稱彼此神交已久，而亦不時魚雁往還，惺惺相惜！一九六九年，先室為其高足陳觀勝夫人譚超英編印「清溪遺墨」一卷，函請洪老師為之題簽。煨蓮後對先室所寄贈她自己的「紫藤軒詩選」一卷，報以五律一章，茲錄如左：

「全無脂粉氣，偏多鄉國憂！山河仍舊好，共濟望同舟。夫子文章在，郎君德行修。若祇論才德，總是古人儔！」

煨蓮特擅梵文，曾指導陳觀勝在哈佛關於阿舍經研究之博士論文（一九四六）。觀勝旋任普林斯登大學中國佛教史講座，後轉南加大。燕大與哈佛聯合募得美國某富孀遺產巨款，共組「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指定專門研究及出版漢學考古一切費用。煨蓮所主編多年之燕京學報，歷期發表創作性的國學研究論文，極受國際漢學界之欽仰。煨蓮本人來美後，從事杜甫全集之英譯及註釋，於一九五六年出版，蜚聲國際名著之林。其八十自壽詩中有一聯云：「恩情未了生前債，著述敢圖身後名」，蓋追思前歲悼亡之餘痛也！

燕大的俊才髦士

限於篇幅，講燕大教授暫止於此；但我決不能忽略了我所熟識的燕大出身的，許多俊才髦士

，以下姑舉其十之二三。故立法委員李曼瑰女士和上述陳觀勝夫人譚超英，都是燕大國文系的高材生，大約同於一九三〇年畢業。曼瑰在密契根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歸國後，一度供職於蔣夫人所辦的全國婦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的文化事業組。政府遷台後，她在寶島獻身於戲劇界，創作及編導，名震藝壇，更培育提掇了不少後進茂才。旅台另一有聲有色的燕大女同學葉楚生（一九三五年畢業教育系），供職教育部國民教育司長二十年，對台省國教事業所作之巨大貢獻，將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永垂名！她最初投身於華北定縣實驗區的農村婦女教育，抗戰軍興，參加發動婦女組訓，英勇沉毅，視前方將士毫無遜色！比楚生早兩年加入定縣實驗區農村婦女工作之另一燕大高材生菅梅瑤女士，在南京，在長沙，在贛南專員區，均對婦女動員工作有當行出色的效獻。她在贛南鄉間行役，曾攝其「馬上英姿」一影，寄我長沙，可惜未為保存！梅瑤旋與燕大政治學碩士之一同學梁振超，在其江西遂川實驗縣長任所結婚。

燕大同學間成鴛鴦比翼者，不較它校為少。最為我熟記的一對，要推蔡詠春與黃秀英。他們原皆是我嶺大的「高足」，一九三三年同屆畢業結婚後，北上入燕大宗教學院進修。兩年後，詠春得神學碩士，秀英得宗教教育學碩士，皆受紫宸院長之特別青睞，留院助教若干年，又同遊新大陸。詠春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於一九五〇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為「程頤哲學研究」。是年夏季，夫婦雙雙攜一女過

港，為應紫宸院長之電促返燕大任教。時大陸已變色，我適在港教書，力勸詠春夫婦不再進入大陸之「虎口」。秀英上輩全家原為南粵浸信會系統下之教育門第。培道女學時正避難由穗移港，秀英豈不是恰好來長校務，因她原屬早期培道出身。詠春青年博士留港工作之機會亦甚多。可惜他們礙於恩師紫宸院長的殷勤情意，不肯聽我再三苦勸，而卒慨然北行。後果如何，我這裏又何消屢述！科學家如錢三強，錢學森，尚可「為虎作倀」，宗教學神學家兼「美帝」婢僕輩在「紅太陽」的魔窟裏能不冤屈至死者，又誰信之？

道路譏言，每認燕京大學的男女學生多半是共產分子。你看，現今蜚聲國際壇坫的中共外交部長黃華，不正是最顯豁的實例嗎？然而，至少在我所認識的燕大學生當中，一個共產黨人也沒有。不錯，燕大在一般教會學校中，算是最開明自由的學風，可是莘莘學子，都自各省各地區的高等家庭門第而來，頗知自愛。當然，中國三十年代前後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思想大抵「前進」，亦或「左傾」。而像燕大那樣開明自由的高等學府，共黨統戰部豈有不派最幹練的青少年鷹犬去滲入滲透之理？不過燕大的學生大都是有錢的子弟，故不容易被收買作職業學生。在當年，我們雖然沒有關於這事的各校比較統計，然我敢說，燕大學生中共黨分子的比例應是最少最少者之一。

我所知道的司徒雷登

講起燕京大學，總不能不連帶說及它的校長

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校長和燕大，可以說是「二而一，不可分的結晶品。雷登原是美國長老會差遣來中國杭州傳道的牧師之子，生長於西子湖畔，說得一口流利的杭州官話。我同他並無深厚的交情，只是在燕大校園中偶爾相遇，隨便閑談，亦偶在他校長宅某些交際會上扯扯淡而已。這所燕大校長的私宅是永遠開放作公用的。司徒雷登中年喪偶，再未續絃，亦無兒女，乃將全校學生看作親生子女。他確實愛學生，而學生們也幾視他如同父親伯叔。燕大名教授濟濟綽綽，自然各有堅強的個性與脾性，彼此不免時有發生意氣衝突，司徒雷登為彌縫調協其間，使大體上大家都過得去。這是司徒雷登最成功的手法和一番苦心。至於司徒雷登在國外所經募的學校捐款，可謂中國所有私立大學校長大手筆之冠，無人堪與倫匹。畢竟他當燕大校長十多年中化了多少緣的數字，迄猶無從確實統計。司徒雷登為人和平易，對國內朝野各界都說得來，而尤以對蔣先生（介公）夫婦為最莫逆，而這，便構成了他於抗戰勝利後，國共糾葛聲中，被美國當局「捉將官裏去」的一宗公案！

司徒雷登之被徵召為南京復員國民政府時期的美國駐華大使，實可謂他一生的最大悲劇！這件冤枉事，比之胡適在抗戰期中被徵召作駐美大使遙為陰錯陽錯之更大不幸！這一對難兄難弟，原皆不是職業外交家。而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國務院已被國際共黨分子深深滲透。它的對華政策已懷「成見」在胸，它迫令司徒雷登使華，無非在利用他和蔣先生的私人友好關係，

要他對蔣主席帶勸諫，帶壓力，使之「就範」罷了！另一方面，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號召於國中，以土地改革家與國際相見，而國人尤其在民間一般皆已苦於八年浴血抗戰，急於求安息和平建設。美國其時對華政策的目標在使中國組成聯合政府，司徒雷登在夾縫中，實有難言之隱。而在國府撤退首都前後，美國的應付，搖擺不定，致令司徒雷登莫可適從。最後他卒被驅跟着白皮書的發表而桂冠回至華府！

司徒雷登本是光桿一身，無家人子女，到華府後，息影於他的一個舊門生兼私人秘書傅涇波之寓所中。遙望他在大陸的燕京，真是不堪回首！惟有閉門思過，反省平生，寫其「在中國五十年」的回憶錄（上下兩冊，計共十五章，附錄四則，由閩人俊漢譯，香港求精出版社刊行，民國四四初版）。時亦在紐約作寓公的胡適之，曾為此書作一長序。序文中提及他（胡氏）於抗戰勝利復員之際，親筆寫一長函給其學生毛澤東（毛曾

任北大圖書館員兼旁聽生），說現既抗戰結束，中共所有軍隊應即交歸國有云云。這誠然可謂與虎謀皮！適之又在序文中譴責美國那時的外交——對國際共黨姑息，對中國國情不了解。他接着却言：「而今美國唯一贖罪的辦法便是永不承認中共政權。」詎知這兩位書生大使相繼作古之後，不多時，美國卡特總統竟悍然片面廢止中美共同防禦協定，而與中共正式建立邦交，反稱這種極不正常的關係為關係「正常化」！司徒雷登與胡適之，果地下有知，真不知其將作何感想？司徒雷登於逝世時，遺囑它日移屍安葬於他奉獻一生的中國。蓋棺論定，司徒雷登是眞熱愛燕京，熱愛中國的一個美裔中國人！我必須說，我和燕大師生諸友一同深信：一俟中共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撤銷蘇俄附庸式的國號，大陸併入於台灣之後，司徒雷登遺體必將歸葬於其時已在北京西郊海甸原址復校的新燕京大學校園，而告慰於其在天之靈！

民六九、六、十寫畢於美維州山居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柒拾元郵撥NONO中外雜誌社帳戶。